

## 把家政服务员组织起来

J. J. (美国)

家政服务员是指（有时住）在人家里做清洁工作、照顾小孩或老人等家务劳动的人。

家政服务员大部分是女性，许多是非白人，在美国的则许多是移民。工人阶级中女性的状况经常是被忽视的。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使这个人群的状况得到关注，获得了解和支持。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我是白人（罗马、意大利和中东欧犹太人的后裔），女性。我九岁时就开始做家政服务工作，在人家里打扫卫生和照顾比我小的孩子。有时我单纯为了钱而工作，因为我家里实在很穷。另外的时候我是为了谋生。美国的法律禁止童工，所以家政服务显然是个合适的选择，因为政府对它的管理很不规范，报酬往往是“不入账”的（现金支付，不向政府报备）。

我这一生（今年我 36 岁）几乎一直在做家政服务。很多年我都为此感觉非常羞愧。家政服务——包括做家政所需要的技能和有关的方方面面——经常不被看重、不被认可。我自己也相信这个说法：“如果我真够聪明，这辈子会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么多年我没少听到过这类的说法，它们甚至来自 RC 团体里怀着善意的、（仍然是）亲爱的咨询伙伴。尽管我们接受了很多错误的教育，我们仍在尽力去思考。我们每人都无法避免受到阶级压迫的伤害。

尽管作为一名家政服务员感觉很糟，我还是知道自己渴望感觉到它的一些好的方面。在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题的 RC 研习班里，我一次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自己与其的联接，让我充满希望。在贫困中长大，从未与工会或劳工运动有任何关联，我一直不曾想到人们可以因为是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

我曾真地以为 RC 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有关如何得到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的工作职位。得知我的有偿的家政服务工作是好的、必要的、有价值的、对人类生活的持续是重要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我仍然无法弄明白，这个我对社会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对于我的模式的）冲击怎样能够影响我个人的生活。家政服务工作看起来与那种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相关的东西（脑中立即浮现的是男性和锤子或工厂中的人们）是如此不相干。我独自干活，老板直接付钱给我，所以不可能有集体谈判。我做饭、换尿布、与污垢和垃圾打交道。没有一样能让我感觉值得被包括进一项运动或者为其发起一项运动。

我 16 岁时开始接触 RC。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和年轻的成人，我经常在 RC 中间别人我“应该”做什么工作。我被告知，“做你热爱的。”这经常让我觉得非常孤单。情绪就在那里，但我没有弄明白作为倾诉者如何去处理它。当我考虑

继续做家政服务时，我感觉到不得不同意和接受在那个行业里固有的糟糕的待遇。我会在做相互咨询的时候思考是否继续做工人阶层的一员。我会倾向于认为我的生命正浪费在某个“无出路”（对世界没有意义的）的工作上，毫无快乐和热情可言。显然我在期盼值得一生追寻的咨询来处理作为女性所受到的阶级压迫。

我决定尝试 RC 的作为工人阶层的承诺\*，看看是否能让情况有所改变。（它是如此有效，）我怎样推荐它都不为过。连续六个月，在每周 4 次每次一小时的诉说时间里我都使用该承诺。我尽量地宣泄我以为从事直接的生产和服务的人们（包括我自己）是些“失败者”（对人类文明没用处）的那些感觉。我大哭不止，发泄愤怒，继续大哭。我也注意到，当我宣示自己作为工人阶层的一员的自豪和力量时，我的心在欢唱，当我想到我们遍布世界的工人阶级有多么大的成就时，我笑得多么开心。

在我使用这个承诺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再评价。最重要的一个是，最终我能够注意到我一直热爱着家政服务工作。它对于社会的运转十分重要。我最终能够把热爱该工作和憎恨其中的压迫区分开。这个区分很关键。于是我能够把精力放在如何把家政服务的工作条件最佳化，同时又决定向作为一个家政服务员和一个工人阶层的女性所承受的压迫开战。然后乐趣就真正开始了。

## 为自己挺身而出

我这方面最难的事情就是孤立。多年来我一直在我所属的行业不是伟大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的感觉之中挣扎。与组织工作有关的谈话好像总是关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劳动——以男性为主体的劳作，比如木工和焊工。而我是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那些无法得到更好的工作的女性的“非技术性”行业。而且因为我们是各自受雇于私人雇主，没有直接的途径通向集体谈判和工会组织。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受到忽略，不被理睬。在美国，家政服务员与农业工人一样，被特别排除在联邦劳动法之外，得不到其他工人享有的许多基本的保障。这样的排除是由白人资产阶级确立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家和土地受到法律的规范。

我决定不能让这些压迫把我挤出我所热爱的这个行业。如果我留下，我就得想得更大更远，作为一个家政服务员和一名女性被看到、被听到，把这个行业变得更好。

我的第一步是思考如何在工作中为自己“挺身而出”，为生存所需的薪水而斗争。想想那些就能让我大笑不止！从前每当我想试着谈判时——好吧，以前从未有过谈判！我缺乏勇气。我感觉太糟了。我的老板，虽然是很好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挣扎，他们想让我只是出于爱而花时间照顾他们的孩子或者清扫他们的房子。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在中上层或有产阶级社会中长大过程中所受的伤害，但在我每次朝着我的努力方向前进时它总会让我感到困惑。

我希望我的雇主认可我的价值，不需要我力争就给我一份可以谋生的薪水。我必须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必须相信我比我的雇主更知道我的工作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应该得到多少薪水。我在咨询中会很愤怒，但在咨

询之外，我得决定成为咨询者。即使要冒着感觉不舒服的风险我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必须坚持不退缩，不放弃，即使对方会说什么“如果你真的爱我们的孩子，你就不会索要太多”和“你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非得写下这些？”

让我自豪的是，在做了二十年的家政服务之后，我终于缔结了一份书面合同。这是一件大事，因为简单的一页合同可以轻易地解决或避免许多由于不当的待遇引起的纠纷和状况。从那以后的六年里我的生活明显改善了。我可以让我的雇主在很多“简单”的工作的事情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比如什么时候给我发薪，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如果我的老板拖延的话我会获得多少补偿，等等。过了不久我就为了带薪休假、生病、超时工作报酬和健康保险等与雇主缔结了协议。我想成为其他家政服务员的榜样。我想要面对和处理那些我们曾经默不作声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提供一些注意力和资源。我想要重新审视在哪些方面我曾经因为自认弱小而妥协放弃。

### 为我的保姆朋友们建立一个工友团队

我的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保姆的团队！我多次在自己的诉说时间里运用工人阶级的承诺处理了早期创伤留下的无助感。然后我就能够思考如何寻找和结识其他的保姆们（那些我以前从未真正认识的人）。我让自己到图书馆和公园里向其他保姆介绍我自己。我得到了她们的电话号码，安排时间让我们可以带着各自看护的孩子聚在一起。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组织了几个保姆在工作之余的一个晚上外出在一个便宜的餐馆一起用餐。我把那次晚餐安排得像个支持小组，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不被打断，诉说做一名保姆有哪些好的方面和不易的方面。大家喜爱那样的安排，希望以后还会有。就这样在之后的三年，我组织和领导了每周一次的保姆晚餐小组。那里成为一个固定的场合，保姆们知道她们可以在那里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缔结合同、加薪、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护她们所照顾的孩子）。通过定期的聚会，我们建立了一个团体，一个打破我们行业的孤立的基地。那些不曾懂得怎样建立工友关系的女性们终于可以和其他保姆们定期聚会了。

参加晚餐的并不总是同样的人，但每个人每周都会受到邀请，受邀人员的名单越来越长。有些收到每周一次的邀请的女性要在一年之后才有足够的勇气去找我们。

最终当一些女性准备好参与领导时，我开始和她们轮流组织和领导定期的晚餐聚会。我必须给大部分晚餐领导者们足够的倾听时间，让她们敢于出头露面。大部分保姆和其他女性家政服务员都需要处理自己很渺小的感觉。我们是多面手：给孩子做如厕训练，同时还做饭、叠衣服，但我们对自已的作用仍有巨大的困惑。接受一个头衔，即使一个小如“保姆晚餐领导”的头衔，都会激起人们巨大的情绪。我倾听她们，让她们大笑、冒汗，直到她们接受这个工作和头衔。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在所在的城市的大约 150 名保姆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基地，她们认识彼此，可以定期见到彼此。这个团体的建立足以冲击我的僵化模

式，让我开始思考怎样让我自己和我的行业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 由保姆领导的培训

（家政服务行业的）教育和劳动保护的实施是我计划的下一步。在美国，保姆的培训很少而且几乎总是被非家政服务员的白人所主导。培训总是围绕着如何取悦我们的雇主，很少涉及如何跨越种族界限把作为劳工和女性的家政服务员组织起来。我结识了一些有助于实现我的计划的人，待到有一个保姆培训的机会出现时，我自荐了自己和一些来自不同种族的保姆作为培训的组织者和授课者。一个由保姆领导的培训是推动我自己的恢复自我和推动我所在的行业全面改变的另一步骤。参与培训的超过 100 位保姆。

自那以后我们在很多方面组织和领导了培训，课程同时翻译成三种语言。最近我在一次培训中介绍了 RC，有超过 50 人参加（告诉你们所有这些让我感到难为情）。

### 遍及全州的组织

因为在美国联邦劳动法中保姆和其他的家政服务员被排除在外，对这个行业的管理取决于每个州自己的决定。我所在的州对于我的行业连一些最基础的安全保障都没有，我想要改变这一点。这是对我感觉自己渺小和不重要的模式很大的挑战。我创建了一个覆盖全州的保姆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以组织起来为立法而积极努力。如果不是我的一个出身于有产阶级的不畏出头露面的白人保姆朋友，我可能永远不会用这样大张旗鼓的方式这么做事。她的人性化和对各种头衔和组织工作的习惯性的信心非常有效地冲击了我的内化了的自认渺小的感觉。

然后我帮助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州的家政服务员联盟，包括我的组织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家政服务员团体。我们成为了一个全国家政服务员联盟的成员，它是国际家政服务员团体网络的一部分。家政服务员们在全球范围组织起来，可能也包括了你在所在的国家。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 成就和幕后工作

在我的行业里做组织工作不是没有巨大的挑战。在美国，它主要是非犹太人产业，而我是犹太人。抛头露面地做组织工作有时并不那么简单，我曾受到严重的攻击。运用 RC，我一直有能力很好地思考、适应和接受更有利于我和我的非犹太人姐妹们恢复自我的新角色。大约在一年半之前，我转换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位置。现在我把时间用在支持非犹太人领导者站在前列并成为组织的中心，尽管我仍然在幕后做很多组织工作。我不确定这究竟是否是最好的安排，但这是我目前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决定。关于这方面我会继续在我的相互咨询中处理和宣泄。

最近我所在的州成为美国的通过《家政服务员权利法案》的第四个州！这是目前为止最进步的一个法案。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它包含了诸如产假（不带薪但仍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这样的条例。我仍无法相信在让这一切能够发生的过程中我自己所起的作用。我的感觉是“我不过是个保姆”。当我们的努力

成功时功劳很容易归于那些在前台的组织者时，作为一个（在幕后的）做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需要做更多的咨询以能够意识到我自己的重要性，尽管所有的信息都表明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可以把自己的爱更多地撒向这个星球，因为我已经致力于这个以解放为目标的斗争。由我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任由压迫为我做决定，这是伟大的、令人振奋的挑战。坚定地做一个骄傲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并且知道这样的态度与作为一名家政服务员的为了自己的重要性而战之间没有天生的矛盾，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与我曾帮助养育大的年轻人保持一生的联系也是非常美妙的。

### 获得我们恰当的角色

最后的话：保姆和保姆兼家庭清洁工最恰当的角色是成为家庭养育团队的一分子，就像是第三位父母。这是经历了 20 年的相互倾听、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27 年后我现在的角色。但在过去，我更经常是独自一人在照料我所看护的那个孩子，而这恰是我那些做家政服务工作的姐妹的现状。我们通常是默默地不被关注地做了所有养育孩子的工作。由于社会不认可我们在那些孩子生活中真正的角色，导致我们所热爱和关心的那些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孩子受到深深的伤害。对那些孩子来说，我们不是简单的雇工。很多时候我们的存在是他们决定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作为家政服务员为我们自己而斗争并争取外来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恰当的角色——作为孩子父母的堂堂正正的家庭养育合作者。

\*工人阶层的承诺：我庄严地承诺，从现在开始，我将为每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智慧、力量、忍耐和美德感到自豪。我将记得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劳作、为我们创造的世界上的财富、为属于唯一有未来的阶级、为我们的阶级将会结束所有压迫而感到自豪。我会联合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工友，带领所有人走向理性、和平的社会。我是一名工人，为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未来在我的手中。

---

陶欢 译 陈平俊 校 2015.7

选自 Present Time 2015 年 1 月刊 p53-56

原载于 RC 女性解放领导者电子邮件讨论平台

Original title: Organizing Domestic Workers

From Present Time, Jan. 2015 P53-56

Translated by Tao Huan

Read by Chen Pingjun